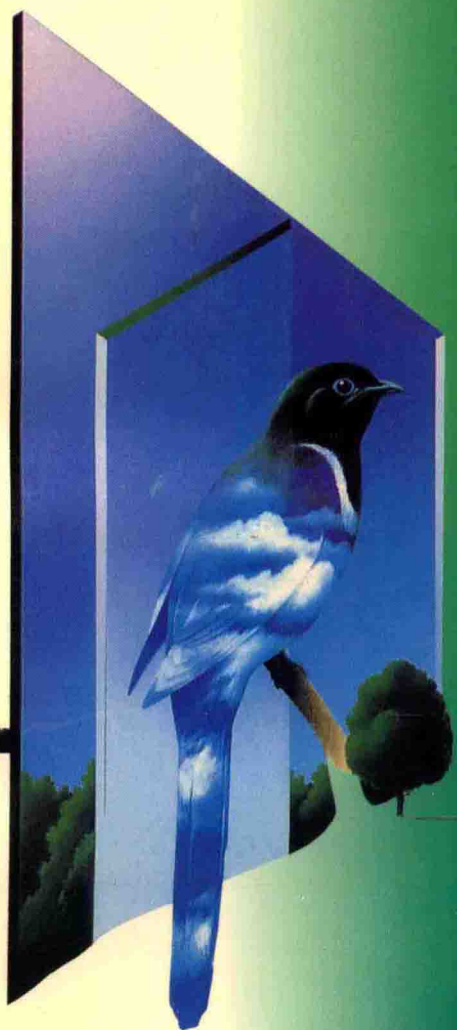


吉祥鸟

雷志清 著



海风出版社



吉祥鸟

雷志清 著

海风出版社

(闽)新登字011号

责任编辑: 杨智臣

封面设计: 卢 清

吉祥鸟

雷志清 著

海风出版社出版

(中国·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德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7.2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597-108-0/H·14

序

陈章汉

一

与志清同志的认识是从稿子开始的。那几年，福建武警部队举办“八闽橄榄绿”征文，我有幸作为两届征文的评委之一，对扛鼎其中好几项一、二、三等奖的志清同志的作品有较深的印象。

收入这个集子的 25 篇作品，是作者近几年来发表于省内外报刊的应征之作，写的大部分是丰富多采的军旅生活。流连在作者笔下这片茂密的橄榄林中，我们领略到了林中的神奇景深和浓郁的审美意韵。

这里有刀光剑影，刚烈雄风；

这里有柔弱身骨，博大情怀；

这里有淳朴庄重，镂金错彩；

这里有生与死的洗礼，正与邪的较量，灵与肉的考验，荣与耻的昭示；

……

二

通读这个集子，总的印象是作者在题材领域的开拓上，在

心灵空间的探索上，在典型细节的捕捉上，表现出了扎实的功力。

我认为，这主要得力于作者的独特胆识和报告文学的主体意识的趋向明确。有胆识，始敢拓宽题材，把视觉和笔触探向现实生活的深广处，更探向精神领域的敏感处。志清同志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职业的敏感磨炼了一双锐眼，在题材的开拓中，敢于抓住严肃而现实、微妙而重大、隐秘而敏感的人物、事件着墨，使作品有了强烈的新闻性和可读性、历史感和现实感，透出了独特的审美情趣。一个看见杀鸡宰鸭就躲得远远的、“在生理与心理上都尚未成熟的年轻士兵，忽然让他站在阴阳生死的界碑上，像外科大夫，像天葬台的主司，担当起特殊的历史使命——枪毙死刑犯——真的就手不抖眼不眨吗？”《枪决手》敢于触及这一常被讳言的热点话题，如实反映主人公“要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一个大跳跃的心理更替，跃上一个高高的人生阶梯，干一件许多人一生都不可能经历的事，的确难以承受。”——这一“如实”，在“假大空”时兴那阵子正是禁区。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但写了很少人敢写的“枪决手”，而且艺术地再现了他们站在“阴阳生死的界碑上”所感受到的那种生命里最强烈的震撼，体验出一种作为“类”所能经验到的“心灵颤动”。

女囚与哨兵，这本身就是一个反差强烈的热点题材，作者的胆识不在于为人们展现一个色彩斑斓的隐形世界，也不在于写了某种鲜为人知的“隐秘”，而在于揭示了年轻哨兵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多重心理机制微妙而复杂的转换和更迭，写足了年轻哨兵经历着种种被撩拨、被揣摸、被刺激、被幅射后的心理底层、灵魂深处的颤动、碰撞与蝉蜕，从而从深层上揭示了官兵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品质内核。“敌人”这个概念，在与台澎金马一水之隔的沿海一线警营官兵中，是扎根很深的。当历史翻过新的一页时，有时“敌人”成了朋友，成了合作伙伴。这对于习惯于紧绷那根弦的边防官兵，对于曾与“敌人”有过

“基度山怨仇”的当事人，无异于经历了一场心理的“构造地震”！他们处在一种心理机制的“转轨期”，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的。《海峡：那扇大门开启一条缝后……》抓住了这个福建特有的大题材，不避锋芒，就写这“转轨期”，写这“构造地震”，写官兵们所体验的一种超脱惯性的震颤，一种自我蝉蜕与超越的阵痛与重负。

值得欣慰的是，作者在敢于接触此类“尖端”题材，并大胆挥洒笔墨的同时，又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一种“度”。比如《枪决手》文末这样写道：

作为兵，战士们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天职，一种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因而，他们表现出更多的还是坦然、平静和深沉。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是麻木的；恰恰相反，他们对生命的真象、人性的真谛、爱的底蕴，比许多人更多了一层深度的思索……

《海峡：那扇大门开启一条缝后……》一文有云：

显然，我们不能偏废任何一面。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既不失责，又不墨守成规；既要“睁只眼，闭只眼”，又不能出问题。

边防警察应当成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酵母”，既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又要敢于涉猎敏感、热点问题，勇敢踏向政策的空白区，以橄榄绿的特有忠诚，为完善党的对台政策，殚精竭虑，为开启那扇大门而运尽功力！

像这样一些精辟的“冷思索”笔墨，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分寸感，使之更显得深沉而有力量。

三

写鲜活的人物，把笔触伸进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灵空间的多层亮色，是这个集子的另一个特色。文学是人学，自然要关注人物的命运，人物的秉性，人物的喜怒哀乐。不管是纪实文学还是虚构文学，只要立足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都需

要对“这一个”作多维的透视，都需要触之于心，动之以情。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橄榄林中一帧帧性格迥异的鲜活人物画廊，更在于作者在把握人物多层亮色，探索心灵世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眼力。一个昔日威名赫赫，以“海上李向阳”威震于福建沿海的缉私英雄，当他走下战场，面对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面对人们价值取向发生的深刻变化，面对自己即将退休，家庭清贫，一身疾病，英雄失去往日光环，而对昔日的“走私犯”、如今的大老板对自己的“高薪聘请”，该作何感想？《一列不拐弯的“惯性列车”》抓住人物特定的思想、心理转轨过程中的嬗变，围绕种种冲突与不和谐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与张力，作深层的开掘，使人物的性格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具有了很强的穿透力。

报告文学不是好人好事表扬稿。它不仅仅要报告主人公此时或彼时做了些什么，还要报告作者在主人公身上看到了什么——这一“看，即“眼光”，即“透视力”，即作者对人物心灵世界的了解、把握和认同。报告文学注重人物言行举止的“硬件”，同时也注重人物情感活动的“软件”，只有“硬件”与“软件”兼备，人物才站得起来且站得有精神，文章本身也才有血有肉有看头又有嚼头。

请读读《海峡：那扇大门开启一缝后……》一文主人公之一刘泉州的一场心理上的“构造地震”：

历史旧恨谁能忘怀！可是……几十年后，我竟“背叛”了爷爷的嘱咐，为昔日的仇人“打道回府”开绿灯！……当我得知这个伪警察局长想回来的那一刻，我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国家的，种种瓜葛恩怨，一下子把我推入了感情与理智的漩涡……

把笔下人物推入情感之流的漩涡，多少情采便漾漾乎纸上，令读者不能不随之荡气回肠，一赞三叹，于是接下来的一段凤凰涅槃式的灵魂之声便变得易于理解，甚而感同身受：

我们还能追究什么呢？能“以历史的斧头来砍今日的大

树”吗？一句话，我们必须学会忍受我们不能回避的东西，用忍辱负重抹去个人恩怨，在进化的历史中求得一种解脱，还有什么比国家、民族的大局更值得牵挂呢？

有了这样一场壮怀激烈的心灵风暴，主人公接下来“背叛祖训，超越自我”等等“大动作”便有了足够的心理依据，因而也更为可信更值得感佩，“不是冤家不聚头，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戏剧性本身，也显得尤为深刻而意味无穷了。

此类精彩的心理揭示在《哨位，小姐扔下一束紫丁香》一文中也表现得相当充分。且看在荒山峡谷间守桥的一位排长如何殷殷地坦露的内心：

医学界有种理论，人一旦处于没有刺激的寂静的环境中，便会出现紊乱现象，久而久之还有造成痴呆的可能。对年轻的官兵来说，最难耐的要数寂寞，或者说是某种天性被“囚禁”的苦恼。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

在这山晃旮里，太阳每天都是旧的。哨兵最大享受莫过于透过车窗，看看那稍纵即逝的“花花世界”了……

恰恰由于如此坦诚地道出作为凡人的内心渴望之后，下文所云诸如听轨判车比赛、吹牛比赛、“拱猪”比赛等业余的消遣自娱活动才更显得“天可怜见”，因之也更显出战士奉献精神之弥足珍贵。

作者高明之处在于从情感处落笔，打动了读者“人同此心”的那根弦，于是同悲欢同凉热。当读到恶作剧的乘客从车上朝守桥战士身上吐痰时，不由得义愤填膺，握拳欲趋，因之对战士们“必须用坦荡的心胸去容纳种种挑战，去化解种种鄙视”的内心与行为的双重自律，感到加倍的可歌可泣、可敬可佩；而当读到新年第一趟列车驶过大桥，司机拉响汽笛向哨兵们问好，一位小姐探头车窗，把一束紫丁香抛到哨兵跟前，我们便会由衷地跟叙述者一起激动起来，体味到虽只一束鲜花，虽只短短的一句问候（花束里夹着张贺年片），虽只一闪而过

的一丝笑意，对凄风苦雨中的守桥战士却是多么地重要，“它包容着一种真诚，传递着一种温馨，慰藉了一种渴望。”再往下读到这么一个生活细节时，你能不为之动容吗：

下哨了，我把那束紫丁香带回营房，插在中队的花瓶上，战士们闻讯，围着紫丁香，传阅着小姐的贺年片，一种被激动的情绪在悄然鼓涨……

四

由此想到“细节”之于文学的重要。小说作者可能全知全能，可能超越时空，钻进人物的五脏六腑，代替人物说话。报告文学则较客观，又较直观，它刻划人物的心理不靠揣摸，不靠想当然，而往往借助于那些看似外在的、不经意的却能体现人物精神境界的典型细节，来透露其情感世界的万千波澜，来折射其心理空间的明灭灵光。

志清同志的这个集子没有雄浑恢宏的构建，没有大框架、大纵深的施展，却能从总体上显得更内在更立体更富情感的力量，相当一部分功劳应归于作者对细节的捕捉与优选。

《高墙“雷达”》一文中写到一些囚犯破罐破摔，成天与哨兵打岔，咒骂、侮辱、吐口沫、泼污水，还给一位战士起个“驴粪蛋”的外号。当这位战士咽不下这口气，踹开队长的门，扬言要不惜犯纪，治一治这帮王八蛋，却见队长“不表这个态，只领着我走向器械场，在那沙袋上贴上‘拉痴头’头像，命令我揍他两百下。一阵拳脚下来，我瘫倒在沙坑上，才晓之以理，问我：鹰可以飞得比鸡低，但鸡却永远也飞不上天，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就这么个“细节”，便把冲动得近乎冒失的战士给“镇”住了，同时也事半功倍地，把一个善于做战士思想工作的领导和长者的形象，活脱脱推到了读者面前。

又如《枪决手》一文中写到小D与所有正射手把枪口抵近罪犯后背时，“细节”出现了：

他面前的“独眼龙”（女死囚，小D的同乡）竟轻声说了一句：“班长，打准点。”他的手没有抖动，只是手心儿有点湿。

没有这一细节，不足以说明“刑场虽不同于战场，但处决却也是一种战斗。这种战斗的内涵与外延将更为深刻”，更不足以证明“它对于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检验将更为严峻”！

诸如此类生动传神的、能反映内心世界的细节，在《突破，“阿波罗计划”》、《吉祥鸟》、《高山下，那28座坟茔》等许多篇章都不时可以见到。创作和鉴赏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在最能说明问题的典型细节面前，任何标签、口号和辞藻都显得苍白无力。

当然，回过头来看志清同志的作品，我认为人物的形象还可以再丰富一些，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还可以再深刻一些。从表现手法上看，还可以再雄奇一些。“文似看山不喜平”，避免某种模式化则将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得以强化。

志清同志的创作有着扎实的生活基础和较高的文学品位。如果能突破军队题材的囿限，把艺术视野扩大到更深广的社会角落，深入到更复杂的心灵空间，那么，凭他已经具备的不浅的艺术功力和鼓涌不息的创作激情，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读到 he 另一部更为丰富而成熟的作品新集。

1996年4月于金鸡山骥斋

目 录

序	陈章汉 (1)
海峡：那扇大门开启一条缝后	(1)
一列不拐弯的“惯性列车”	(11)
凝重的忠诚	(22)
枪决手	(30)
攻不破的“马其诺防线”	(38)
“杨教头”轶事	(47)
女囚与哨兵	(56)
第二号“台风”	(69)
脊梁	(80)
历史，在监考	(91)
高墙“雷达”	(100)
哨位，小姐扔来一束紫丁香	(108)
失灵的“潘多拉盒子”	(116)
“吉祥鸟”	(124)
家·春·秋	(134)
突破，“阿波罗计划”	(142)
高山下，那28座坟茔	(150)
人生的北回归线	(156)

“闷葫芦”里的“锦囊妙计”	(163)
风范	(171)
蝉变	(181)
理财者的秉性	(189)
陈松柏与他的“松苑机构”	(196)
鞋垫	(205)
百口莲塘情思	(209)
后记	(216)

海峡：那扇大门开启一条缝后……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人民正以一种怎样胸怀，在
推动历史潮流前进

那扇关闭了太久太久的大门，终于感受到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奇力量。随着一声沉重、苦涩、沙哑的门轴转动声，渐渐开启了一条缝：

海的这边，收起了伸出浓荫的炮管，停止了带有浓烈色彩的海飘、空飘，裁去了一百万“国防绿”，撤并了福建前线部队，“抹”去了密布于3千多公里海岸线上的上百个哨所；《告台湾同胞书》、“九条方针”、“一国两制”……一个又一个真诚的呼唤化作潇潇春雨落入阿里山畔、日月潭边……

海的那边，那根绷得过紧的神经渐渐有了松动，“老祖宗”留下的“三不”禁令，也由于一种被久久压抑的民族渊源和民族亲情的冲动与勃起而有所解冻。两岸开始了有限度的“握手”。一批批游子回来了，一个个梦圆了……

这一切，孕育着一种巨大的变量。

当历史在这里拐弯的时候，驻守在与台澎金马一水之隔、曾在福建沿海数十年对敌斗争中立过卓著功勋的边防“橄榄绿”，经历了一种心理机制的“转轨期”！

这是一种超脱惯性的震颤，一种自我蝉蜕与超越的重负！

呼吸着海面吹来的和风，鸟瞰着变幻的海峡风云，思索着祖国、民族、统一的大主题，他们突破思维定势，校正思想准星，调节失衡心理，正以洗炼的崭新精神状态，承担起炎黄子孙的重托，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秦时明月汉时关。凭栏处，潇潇雨歇

在武力冲突、军事对峙的年代里，下海投敌可是一桩严惩不贷的大事件。然而，数千公里的海岸线，毕竟不可能万无一失，不留缝隙。边防警营的历史档案里，记载着一批当年铤而走险的“敌对分子”和“现反”的名单。这批“现反”的出走，曾给边防干部战士留下过沉痛的屈辱和教训，许多人为此走过“麦城”。可是今天，这批“冤家”有板有眼地回来了，他们成了具有某种优惠待遇的台胞。历史的旧帐被一笔勾销，迎接他们的是亲情、微笑和礼遇。这如烟的世事呵，你让人思绪起伏，感慨万端！

阮贵金（原武警厦门边防支队业务处处长）：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在这里又碰上那个冤家！

那天，我正在沙坡尾边防派出所查阅历史档案，忽地听得楼下一阵呼唤：“阮处长，有位台胞找您”。

“台胞？”我疑诧地放回卷宗下楼。刚出门口，便见一个西装革履的“台胞”大模大样地向我走来。身后，跟着一个保养得很有水色的丰腴女人和一个如花似玉的“眼镜”姑娘。

“您……？！”咄，这不是那个“下海投敌犯”——那个让自己背了黑锅、自己发誓要揍他个粉齏的阮阿水吗？

此情此景，勾起我对一桩淡忘了多年往事的回首。这是当年自己的一个过失呵！这天晚上，我从市里开完“对敌斗争积极分子”表彰会回来，撇下新婚的妻子，硬是主动要求上岗值班。那时，咱可积极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晚上，那个熟知内情和水路的渔民阮阿水竟带着一个女人从自己的辖区跑了！

这对于我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尽管当时上级并没有处分

我，只让“反省反省”，我却留下了终生遗憾。罪犯毕竟是从自己手下跑掉了。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党啊！

那年月，我曾无数次趴在茫茫海滩上，面对浓雾低垂的海空，把拳头扎进沙砾里……

谁想到，今天阮阿水却作为台胞，派头十足地站在我跟前！

或许是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而带来了神态的暂短紊乱吧。双方一时处于一种尴尬的气氛中。

“请接根烟吧。”他像是试探又像是讨好道。

我没有接。我点了根“富健”，投给他询问的一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没啥事。主要想看看老……老乡里。”他不敢说“老朋友”。

“屋里坐吧。”

进了接待室，阮阿水呷着家乡浓茶，自觉感情上的距离缩短了许多。便向我凑来：“阿金，这些年，你还好吧？我这次回来，一想看看您，不管怎么说，咱过去还是老朋友吧。二来办个临时户口，我想请市里给批块地，办点慈善事业。当然，还想请几个老乡去喝一杯水酒。”

他把话打住，观察着我的表情，末了，说：“到时您可得赏光哟？”

望着那副既熟悉又陌生的嘴脸，我说不出是厌烦，还是拒绝。

下弦月挂在窗外银杏树上，我在床上翻来复去“烙烧饼”。

这世事变迁真让人目瞪口呆哩！阮阿水这小子当年要是被捉回来。少说也有十几年的班房。可人家如今腰缠万贯，带着婆娘孩子大模大样地回来了。当年那些怀着各种目的逃台的“现反”，就连那些有劣迹的人过去，现在也正儿八经地回来了。他们成了台胞，我们现在不仅不能追究他们的“历史旧帐”，而且要热情接待，为人家排忧解难，提供各种方便，这

种感情上的转轨，对于一个从事海防斗争 30 年的“老边防”来说，该是一种多么艰难的心灵重负！

然而服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大局永远是军人的特有忠诚。这其中所涉及到的政策问题，毕竟不能以个人的恩怨为尺度。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应当为那些“敌对分子”、“现反”的归来，为祖国大陆的宽宏、大度与感召力而感奋。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史既已翻过了新的一页，我们的思想观念、心理机制、行为准则、工作方式就得变，那种带有“惯性”的思维定势，要随着两岸态势的变化而嬗变啊！

这样想着，我的心胸开朗多了。一股带着浓郁芒果香的晨风吹进了窗棂，高悬苍穹的启明星已经隐去，朦胧的海面上渐渐泛起一抹微熹。在喷薄的朝霞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历史责任。

当了解到阮阿水和他的朋友有一笔资金因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场所而犯愁，我竟主动当起“红娘”。走访了市里有关部门和企业，收集了 20 多种颇有价值的投资信息和十几家谋求投资合作的伙伴的资料。

当我把一份奔波数日的“投资指南”送到阮阿水手中时，他出乎意料地被深深感动了。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百感交集，一行老泪簌簌而下：“阿金！我对不起共产党，也对不起您啊！”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敌人”这个概念，在与台澎金马一水之隔的沿海一线警营官兵中，是扎根很深的。那种经过不断强化的敌情观念和被热烈喧嚷的斗争意识，曾给边防部队带来过无数荣耀。今天，当历史翻过新的一页时，那个特定涵义的“敌人”渐渐被岁月的露水涸开了、淡漠了。不可思议地，有时“敌人”竟成了骨肉同胞，成了朋友，成了合作伙伴。这对于习惯于紧绷那根弦的边防官兵，对于曾与“敌人”有过“基度山怨仇”的当事

人，无异于经历了一场心理的“构造地震”！

刘泉州（武警厦门边防支队港口边防大队副大队长）：那幢捷克式红楼，是当年国民党厦门警察局的旧部。

1949年，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从西边港撤退，红楼的主人，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女人，随同那个臭名昭著、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伪警察局长溜到了台湾。

我的爷爷在世时，不止一次地嘱咐子孙们记住那笔血债。我的叔父当年就是死在他手上的。全家被弄得家破人亡，父亲为逃杀身之祸，抛下妻儿，远涉重洋，重病的母亲经不起摧残郁郁死去。我，很小就成了孤儿。

这历史旧恨谁能忘怀！可是，你想得到吗？几十年后，我竟“背叛”了爷爷的嘱咐，为昔日的仇人“打道回府”开绿灯！

那是87年初秋吧，那个年愈花甲的历史罪人看着数万探亲大军往返于海峡之间，心旌摇动，夜不能寐，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可是，慑于自己昔日的罪过，他不敢贸然前行。百无聊赖中，只好托付赴厦探亲的好友前来刺探行情。88年春，“探马”找到了市有关部门，最后找到了我们边防派出所。

人，是一切生物中最有记忆的“动物”。当我得知“仇人”想回来的那一刻钟，我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国家的，种种瓜葛恩怨，一下子把我推入了感情与理智的漩涡。从个人宿怨上说，历史的旧恨记忆犹新。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客观环境与相关对象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迁。中国有句老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那些放下屠刀，超出诉讼时限的历史罪人，我们还能追究什么呢？能“以历史的斧头来砍今日的大树”吗？当民族的隔阂被历史的春潮举到新的浪尖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豁达地面对变化了的世界，需要顾大局，识大体，长计议。一句话，必须学会忍受我们不能规避的东西，用忍辱负重抹去个人恩怨，在进化的历史中求得一种解脱。还有什么比国家、民族的大局更值得牵